

春秋公羊禮疏

春秋公羊禮疏卷二

江都凌曙學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注卽者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

疏顧命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陲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傳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敢當主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康王之誥王釋冕反喪服白虎通天子大歛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歛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王者旣殯

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尙書曰王再拜興對乃授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尙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李延壽南史沈文阿傳及文帝卽位尅日謁廟尙書左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人物推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君不敗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旣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

艱難逮乎末業縱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
兵或踰月卽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爲而爲之非無心
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仰哀於璽紱之重猶未序於
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
廟還而御太極前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卽周康王在朝
一二臣衛者也蕭子顯南齊書禮志永泰元年有司議
應廟見否尙書令徐孝嗣議嗣君卽位竝無廟見之文
蕃支纂業乃有虔謁之禮左丞蕭琛議竊見祗見厥祖
義著商書朝於武宮事光晉策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
天而不虔觀祖宗格於太室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文
卽政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

於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於廟也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體適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漢由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五君並皆謁廟文在漢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載謁事或是偶有闕文理無異說馬端臨文獻通考按古者宗廟之祭有正祭有告祭皆人主親行其禮正祭則時享禘祫是也告祭則國有大事告於宗廟是也如卽位而告廟則自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雖西漢時人主嗣位亦必有見高廟之禮而自唐以來則人主未嘗躬謁宗廟致祭祭以告嗣位

宋朝唯孝光宗以親受禪特行此禮而其他則皆以喪三年不祭之說爲拘不復舉行此禮然自以日易月之說既定諒闇之禮廢久矣何獨於告祭一事以爲不可行乎

鄭伯以璧假許田

傳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注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緣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朝莫夕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卽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

輦主一時

疏魯朝宿至邑焉王制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
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注給齋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
沐用潘疏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
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

疏注時朝至一時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
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
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按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制傳
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注父者字也禮臣死君字之

疏曲禮疏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曰
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旣沒稱字而不名桓二
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
穀梁同左氏說謹按此文左氏說同於公羊注而許氏
以爲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未詳所据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

注郕本所以有大鼎者周家以世孝天瑞之鼎以助享
祭諸侯有世孝者天子亦作鼎以賜之

疏漢書郊祀志是時美陽得鼎獻之張敞好古文字按
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於釐公
劉發迹於豳大王建國於邾梁文武興於鄆鎬由此言

之則郊梁鄧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塲祭祀之藏今鼎出於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柎邑賜爾鸞旂黼黻琫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述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於官廟也注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

疏孟子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荀爽九家易解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三足以象三台足上皆作鼻以爲飾也羊鼎五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大夫以銅豕鼎三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以白金大夫銅士鐵三鼎形同

戊申納于太廟

注周公稱太廟所以必有廟者緣生時有宮室也孝子三年喪畢思念其親故爲之立宗廟以鬼享之廟之爲言貌也思想儀貌而事之故曰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慨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孝子之至也質家右宗廟尙親親文家右社稷尙尊尊

疏注周公稱太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注周公曰太廟魯公曰世室羣公稱宮

疏注廟之爲言貌也白虎通王者所以立宗廟何曰生

死殊路故敬鬼神而遠之緣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故
欲立宗廟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孝繼養也宗者
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
生之居也

疏注質家至尊尊五經通義王社籍田中爲千畝報功
也文家右社稷左宗廟何文家据地而王地道長久得
事宗廟以有社稷故右之質家左社稷右宗廟社皆有
壇者飾也通典注小宗伯云左宗廟右社稷鄭元曰庫
門內雉門外也周代文尙尊尊故在右也按公羊魯桓
公二年取郕大鼎納於太廟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尙親
親文家右社稷尙尊尊是

秋七月紀侯來朝

注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月者明當尊而不臣所以廣孝敬蓋以爲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也

疏白虎通王者之取必先選於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於渭明王者必取大國也春秋曰紀侯來朝紀子以嫁女於天子故增爵稱侯至數十年之間紀侯無他功但以子爲天王后故爵稱侯知雖小國者必封以大國明其尊所不臣也王者娶及庶邦者何開天下之善示不遺賢也故春秋曰紀侯來朝文加爲侯明封之也先封之明不與

庶邦交禮也漢書王莽傳信鄉侯佟上言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褒紀子稱侯安漢公國未稱古制事下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佟言應禮可許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三年

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注胥相也時盟不歃血但以命相誓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故書以撥亂也

疏爾雅曰胥相也注公羊傳曰胥盟者何相盟也荀子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春秋敘露春秋紀緇芥之失反之

王道追古貴信結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
齊侯衛侯胥命於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曲禮約
信曰誓涖牲曰盟注涖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聘
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誓之辭尙書見有六篇疏約信
曰誓者亦諸侯事也約信以其不能自和好故用言辭
共相約束以爲信也若用言相約束以相見則用誓禮
故曰誓也鄭注司寇云約言語之約束也涖牲曰盟者
亦諸侯事也涖臨也臨牲者盟所用也盟者殺牲歃血
誓於神也若約束而臨牲則用盟禮故云涖牲曰盟也
異義云禮約盟不今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故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

及二伯詛盟非禮古春秋左氏云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盟詛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許君謹按從左氏說以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鄭氏不駁從許慎義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

傳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注禮送女父母不下堂姑姊妹不出門

疏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注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在祭門之外白虎通父誠於阼階母誠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施顰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

聲去不辭誠不諾者蓋恥之重去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傳冬曰狩注狩猶獸也

疏惠氏棟九經古義搏獸於敖水經注引云薄狩於敖
東京賦同徐堅初學記引作搏狩按狩本古獸字故鄭
箋云田獵搏獸也何休公羊注云狩猶獸也

注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

疏王制疏何休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
爲短鄭元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於苗
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
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具陰書於緯藏之以傳

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
識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
穀梁也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注三田者夏不
田蓋夏時也說苑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
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攪驚
鳥不搏蝮蝻不螫鳥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
古者必有黍牢

傳諸侯曷爲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
庖注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髀中心死
疾鮮滌故乾而豆之中薦於宗廟豆祭器名狀如鐙天
子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卿上大夫八下

大夫六士二二者第二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髀
遠心死難故以爲賓客充備也庖厨也三者第三之殺
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髀中腸胃污泡死遲故以充君
之庖厨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己之所養
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
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
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

疏諸侯至之庖周易王用三驅馬融曰三驅者一曰乾
豆云曰賓客王曰充君之庖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
三田

疏注豆祭器名狀如鐙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

瓦豆謂之登注烹禮器也鐙卽膏登也疏周禮族人爲豆實三而成穀崇尺鄭注云崇高也豆實四升又祭統云大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也執鐙鄭注云校豆中央直者也鐙豆下跗也又禮圖云口圓徑尺黑漆飾中朱太夫以上畫以雲氣諸侯以象天子以玉皆謂飾其豆口也史游急就章鐙所以盛膏夜然燎者也其形若杆而中施釭有柎者曰鐙無柎者曰錠柎謂下施足也疏注已有至除害尙書大傳文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注天子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繫官者卑不得專官事也稱伯者上敬老也上敬老則民益孝上尊齒則民益

弟是以王者以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食之於辟雍天子親袒而割牲執醬而餽執爵而酌冕而總干率民之至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有五貴有德爲其近於道也貴臣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父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弟也禮君於臣而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是也詩曰王謂叔父是也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肸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

疏注天子至且字說文且所以薦也張揖廣雅且借也曲禮有天王某甫鄭注某甫且字也疏音義隱云且假借此字也雜記疏檀弓云五十以伯仲是正字二十之

時曰某甫是且字言且爲之立字

疏注是以王者至五更白虎通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陳孝弟之德以示天下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天子臨辟廱親袒割牲以養三老尊三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杖授安車輪輸供綏執授兄事五更寵接禮交加客謙敬順顏也禮記祭義曰祀於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享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不正言父兄言老更者何老者壽考也欲言其所令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歷者衆也卽如是不但言老言三何欲言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言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

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旣已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

疏注禮君至是也白虎通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尙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不名者真賢者而已共成先祖功德之加於百姓者也春秋單伯不言名傳曰吾大夫之命於天子者也盛德之士不名尊賢也春秋曰公弟叔肸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已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札子何長庶之稱也不名盛德之士者不可屈以爵祿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五年

注禮七十懸車致仕

疏白虎通臣年七十懸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爲職七十陽道極耳目不聰明跂踦之屬是以退老去避賢者所以長廉遠恥也懸車示不用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傳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

疏伯兮箋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正義曰公羊傳曰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鄭答臨碩引公羊之文言諸侯不得專征伐有從天子及霸者之禮大雩

傳大雩者何旱祭也注雩旱請雨祭名不解大者祭言

大雩大旱可知也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興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不地者常地也

疏注雩旱請雨祭名爾雅曰舞號雩也陸德明釋文音于祭名周禮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注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女巫旱蹷則舞雩注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疏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國風周南小雅鹿鳴燕禮鄉飲酒大射之歌焉然則雲漢之篇亦大旱之歌祭法雩宗祭水旱也月令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

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注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未始所
出爲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
謂爲壇於南郊也雩雩至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縣轉
至祝散皆作曰盛樂凡雩雩用歌舞而已

疏注君親至倡與民共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
纓白茅以身代牲禱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苞苴行與
讒夫倡與女謁盛與宮室崇與

疏注使童至之雩王寵論衡曾皙對孔子言其志曰暮
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
舞雩咏而饋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

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旣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疏注不地至地也酈道元水經注雩門南隔水有壇曾點所謂風乎舞雩卽其處也通典注阮謐云壇在巳地按得衛宏漢儀稱魯人爲雩壇在城東南諸儒所說皆云壇而又作墀又論語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衛宏所說魯城東南舊跡猶存焉

注日食獨不省文者與大水同禮

疏白虎通日食必鼓之何陰侵陽也鼓用牲於社社者衆陰之主以朱絲營之鳴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

曰日食鼓用牲於社春秋繁露大雨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脅之爲其不義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

注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

疏聘禮若過邦至於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於朝日請帥奠幣注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爲家不敢質徑也將猶奉也帥猶道也請道已道路所當由

秋八月壬午大閱

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注大簡閱

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罕希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不地者常地也

疏注大閱至稀也大宗伯大田之禮簡衆也注古者因習兵簡其車徒之數

疏注孔子至棄之漢書刑法志魯成公作邱甲哀公用田賦搜村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正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弊無伏節死難之誼孔子傷之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師古曰非其不素習也

疏注不地者常地也周禮大司馬注天子諸侯蒐狩有
常至其常處

九月丁卯子同生

注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各取其所見日也禮世子生
三日卜士負之寢門外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明當
有天地四方之事三月君名之大夫負朝於廟以名徧
告之

疏內則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掌具三日卜
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
矢六射射天地四方注桑弧蓬矢本太古也天地四方男
子所有事也疏蓬是禦亂之草桑衆木之本新書太卜

曰命云某然後爲王太子懸弧之禮義東方之弧以梧
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
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
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
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秋
木也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
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兔兔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
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高射西方射西方
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二分矢懸諸國
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
左說苑張之爲言豫也豫吾意也故古者子生三日桑

張蓬矢六射天地四方白虎通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
自紀尊事人者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三月名之
何天道一時物有其變人生三月目煦亦能咳笑與人
相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
則父名之於祖廟於祖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爲宗
祖主也一說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小卑賤之稱也質略
故於燕寢禮內則曰子生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立
於阼階西南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適子執其右
手庶子撫其首君曰欽有帥夫人日記有成告於四竟
四竟者所以遏絕萌芽禁備未然故曾子問曰世子生
三月以名告於祖廟內則記曰以名告於山川社稷四

竟天子太子使士負之於南郊以桑弧蓬矢六射者何也此男子之事也故先表其事然後食其祿必桑弧何桑者相逢接之道也保傳曰太子生舉之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委之郊見於天韓詩內傳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於天地四方也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注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火之盛炎水之盛衝雖欲服罪不可復禁故疾其暴而不仁也

疏司馬法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墻屋淮南子故聞敵國

之君有加虐於民則舉兵而臨其竟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本毋抉墳墓毋刈五穀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傳春日祠注薦尚韭卯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

疏爾雅春祭曰祠春秋繁露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又豆實韭也春之所始生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可也

傳夏曰禘注薦尚麥魚麥始熟可禘故曰禘

疏爾雅夏祭曰禘春秋繁露禘者以四月食麥也又尊實麴也夏之受初也夏約故曰禘貴所初約也

傳秋曰嘗注薦尚黍肫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

疏爾雅秋祭曰嘗春秋繁露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又札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先成故曰嘗嘗言甘也

傳冬曰烝注薦尚稻鴈烝衆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

疏爾雅冬祭曰烝春秋繁露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又敦實稻也冬之所畢熟也畢熟故曰烝烝之言衆也冬之物成者衆

注無牲而祭謂之薦

疏范甯穀梁注無牲而祭曰薦薦而加牲曰祭禮各異

也蔡邕獨斷薦考妣於適寢之所祭春薦韭卯夏薦麥
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制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
通典魏初高堂隆云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
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
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
牲也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鴈可也皆有黍稷禮
器曰羔豚而祭百官皆是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羔豚則
薦新之禮也太牢則時祭之禮也詩云四之日其蚤獻
羔祭韭周之四月則夏之二月也月令仲春天子乃獻
羔開冰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鮓仲夏之月天子乃
嘗魚咸薦之寢廟此則仲月季月薦新之禮也注蜀譙

周禮祭集志曰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考皆月朔加薦以象平生之朔食也謂之月祭祧之廟無月祭也凡五穀成熟珍物新成天子以薦宗廟禮未薦不敢食新孝敬之道也其月朔薦及臘薦薦新皆奠無尸故羣廟皆一朝之間祭畢

注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祭於室求之於幽祭於堂求之於明祭於祊求之於遠皆孝子博求之意也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差也疏注天子至再薦王制天子牯禘禘禘禘嘗禘烝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諸侯禘牯禘一牯一禘嘗禘烝禘又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

田則薦注有田者既祭又薦新

疏注祭於室至差也爾雅廟門謂之祊禮器設祭於堂爲祊乎外注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郊特牲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被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祊尚曰求諸遠者與祊之爲言倏也疏凡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祭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於祊注云祊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而室亦謂之祊祊是求神之名繹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有司徹上大夫

賓尸坐尸侑於堂酌而獻尸卿大夫賓尸禮略不設祭於室又不在廟門異於君也

注殷人先求諸明周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

疏大宗伯注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熟疏殷人先求諸陽謂未灌先合樂周人先求諸陰謂未合樂先灌

注禮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

疏禮器是故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正義君子大夫以上大夫常祭少牢遣奠及卒哭祔用太牢故祭用太牢而謂之禮也曾子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特牲豕曰饋食阮尙書元注釋此諸

侯大夫士宗廟之祭也太牢者牛羊豕三牲舉牛以該羊豕少牢者羊豕二牲舉羊以該豕士祭惟豕故曰特牲也饋食者饋孰也大夫少牢亦饋食茲徒言士饋食者大夫既舉少牢略言饋食也天子之大夫祭如諸侯用太牢天子之士祭如大夫用少牢

注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

疏儀禮少牢饋食禮鄭注曰錄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廟於廟之禮羊豕曰少牢特牲饋食禮注曰錄特牲饋食之禮謂諸侯之士以歲時祭其祖廟之禮疏曲禮云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彼天子大夫士此儀禮特牲少

牢故知是諸侯大夫士也

注夫婦齋戒沐浴盛服君牽牲夫人奠酒君親獻尸夫
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大夫洞洞乎屬屬乎如弗
勝如將失之濟濟乎致其敬也愉愉乎盡其忠也勿勿
乎其欲其饗之也文王之祭事死如事生孝子之至也
疏禮運疏祭日之旦王服衮冕而入尸亦衮冕祝在後
侑之王不出迎尸故祭統云君不迎尸所以別嫌也尸
入室乃作樂降神故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爲宮九變而
致人鬼是也乃灌故書云王入太室裸當灌之時衆尸
皆同在太廟中依次而灌所灌鬱鬯小宰注云尸祭之
啐之奠之是爲一獻也王乃出迎牲后從灌二獻也迎

牲而入至於庭故禮器云納牲詔於庭王親執鸞刀啟其毛而祝以血毛告於室故禮器云血毛詔於室凡牲則廟各別牢故公羊傳云周公白牡魯公騂牝按逸禮云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於是行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太祖之尸坐於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相對坐主各在其右故鄭注祭統云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祝乃取牲腍脊燎於爐炭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薦於主前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是也王乃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所謂制祭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於北墉下后薦朝事之豆籩乃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

卽此禮運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王乃以玉爵酌著尊
泛齊以獻尸三獻也后又以玉爵酌著尊醴齊以亞獻
四獻也乃退而合亨至薦熟之時陳於堂故禮器云設
饌於堂乃後延主入室太祖東面昭在南面穆在北面
徙堂上之饌於室內坐前祝以尊爵酌奠於饌南故郊
特牲注云天子奠尊諸侯奠角卽此之謂也旣奠之後
又取腸間脂炳蕭合馨鄉特牲注云奠謂薦熟時當此
大合樂也自此以前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舉此奠尊
主人拜以妥尸故郊特牲云舉尊角拜妥尸是也后薦
饋獻之豆籩王乃以玉爵酌壺尊盎齊以獻尸爲五獻
也后又以玉爵酌壺尊醴齊以獻尸是六獻也於是尸

食十五飯訖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泛齊以醕尸爲七
獻也故鄭云變朝踐云朝獻尊相因也朝獻謂此王酌
尸因朝踐之尊也后乃薦加豆籩尸酌酢主人主人受
嘏王所以獻諸侯於是后以瑤爵因酌饋食壺尊醒齊
以醕尸爲八獻也鄭注司奠矣云變再獻爲饋獻者亦
尊相因也再獻謂后醕尸饋獻謂饋食時后之獻也於
是王乃以瑤爵獻卿也諸侯爲賓者以瑤爵酌壺尊醒
齊以獻尸爲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

注四者四時祭也疏數之節靡所折中是故君子合諸
天道感四物而思親也

疏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

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注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

注祭必於夏之孟月者取其見新物之月也

疏晏子春秋天子以下至士祭以首時王制注祭以首時薦以仲月

注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蓋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疏特牲饋食注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疏鄭云時至事暇可以祭者若祭時至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故也若大夫以上尊時至唯有喪故不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

論語孔子云吾不與祭注云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傳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注明子尊不加於父母

疏白虎通春秋世紀季姜歸於京師父母之於子雖爲王后尊不加於父母通典後漢獻帝皇后父屯騎校尉不其亭侯伏完朝賀公庭完拜如衆臣及皇后往離宮后拜如子禮三公大臣議或以爲皇后天下之母也完雖后父不可令后獨拜私朝或以爲當交拜也令后存人子之道完不廢人臣之儀又子尊不加於父母雖曰

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欲令完猶行父法后專奉子禮公私之朝后當獨拜或以爲皇后至尊父亦至親交拜則父子無別完拜則傷子道后拜則損至尊欲令公朝者完拜如衆臣於公宮后拜如子不知四者何是正禮鄭元議曰四者不同抑有由焉天子所不臣者三其一后之父母也天子尚不臣者況於后乎春秋魯隱公二年紀履緌來逆女冬伯姬歸於紀又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九年紀季姜歸於京師或言逆王后蓋義有所見也女雖嫁於鄰國夫人其尊無以加於父母嫁於天子者此雖紀女或言曰王后明當時之尊得加父母也紀季姜歸於京師更稱其字者得行禮而戒之其

尊安可加父母耳今不其亭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適離官及歸寧父母宜從子禮丞相徵事邴原駁曰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明王之章先陳事父之孝女子子出一降其父母婦人外成不能二統耳春秋左氏傳曰紀履緌來逆女列國尊同逆者謙不敢自成故以在父母之辭言之禮敵必三讓之義也祭公逆王后於紀者至尊以無外辭無所屈成言曰王后紀季姜歸於京師尊已成稱紀姜從禮子尊不加於父母之明文也如皇后於公庭官僚之中令父獨拜違古之道斯義何施漢高五日一朝太上皇家令譏子道不盡欲微感之令太上皇擁篲卻行稱臣雖去聖久遠禮文闕

然然父子之義五品之常不易之道寧爲公私易節公庭則爲臣在家則爲父是違禮而無常也禮言子事父無貴賤又云子不爵父晉殷融爲太常穆帝卽位幼冲褚太后臨朝時議后父褚褒進見之典蔡謨王彪之並以虞舜漢高祖猶執子道况后乎王者父無拜禮尙書八座議以爲純子則王道缺純臣則孝道虧謂公庭如臣私覲則嚴父爲允融議依鄭元衛將軍褒在公庭則書臣敬太后歸寧之日自如家人之禮太后詔曰典禮誠所未詳如新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詳之征西將軍翼南仲謝尙義爲父尊於一家君敬重於天下鄭元議合情禮之中太后從之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注時曹伯年老有疾使世子行聘禮恐卑故使自代朝雖非禮有尊厚魯之心

疏周禮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注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

鄭忽出奔衛

十一年

注名者緣君薨有降旣葬名義也

疏白虎通父沒稱子某者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卽尊之漸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十四年

傳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委積也御者謂御用於宗廟廩者釋治穀名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躬行孝道以先天下

疏御廩者何至藏也明堂位米廩有虞氏之庠也注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今藏粢盛之委焉疏委謂委積言魯家於此學中藏此粢盛委積

疏注黍稷至曰盛周禮甸師注盥盛祭祀所用穀也粢

稷也穀者稷爲長以名云

疏注廩者釋治穀名廣雅廩治也

疏注禮天子至百畝雷次宗五經要義天子藉田以供上帝之粢盛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藉蹈也言親自蹈履於田而耕之漢舊儀曰春始東耕於藉田官祀先農白虎通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新唐書禮志給事中孔穎達議曰禮天子藉田於南郊諸侯於東郊晉武帝猶於東南今帝社乃東壇未合於古太宗曰書稱平秩東作而青輅戴耜順春氣也吾方位少陽田宜於東郊乃耕於東郊

疏注后夫人至天下白虎通桑於西郊何西方少陰女

功所成祭義疏后太陰故北夫人少陰故合西郊晉書禮志於是蠶於西郊蓋與藉田對其方也隋書禮志周禮王后蠶於北郊而漢法皇后蠶於東郊魏遵周禮蠶於北郊吳韋昭制西蠶頌則孫氏亦有其禮矣晉太康六年武帝楊皇后蠶於西郊依漢故事江左至宋孝武大明四年始於臺城西白石里爲西蠶設兆域置大殿七間又立蠶觀自是有其禮

乙亥嘗

注當廢一時祭自責以奉天災也

疏伏虔解詎魯以壬申天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爲恐晉書禮志蔡謨議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

春秋譏之災事既退尤追懼不已故廢宗廟之祭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十六年

傳見使守衛朔注朔十二月朔政事也月所以朝廟告朔是也

疏周禮太史頒國朔於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玉藻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又以皮弁聽朔於大廟注皮弁下天子也三禮義宗天子視朔之服諸侯受朔於天子於祖廟告而行之天子受朔於天宜於明堂而配以祖考

注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上稱負

薪

疏爾雅蓐謂之茲郭注公羊傳曰屬負茲茲者蓐席也
周本紀衛康叔封布茲注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諸侯
病曰負茲白虎通天子疾稱不豫諸侯稱負子大夫稱
負薪士稱大馬不豫者不復豫政也負子者諸侯子民
今不復子之也負薪犬馬皆謙也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十八年

注桓者諡禮生有爵死有諡所以勸善懲惡也禮諸侯
薨天子諡之卿大夫受諡於君唯天子稱天以諫之蓋
以爲祖祭乃諡丁酉公之喪至自齊丁巳葬我君定公
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是也以公配諡者終有

臣子之辭上葬日者起生者之事也且明王者當遣使者與諸侯共會之

疏注桓者至惡也大戴禮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作諡法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狀也服者位之彰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諡慎也以人行之始終悉慎錄之以爲名也白虎通諡者何也諡之爲言引也引列行之迹也所以進勸成德使上務節也故禮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諡也譙周古史考禮待葬而諡所以尊名也其行善惡惡爲諡所以勉爲善也

疏注禮諸侯薨天子諡之白虎通諸侯薨世子赴告於

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諡之何幼不諫長賤不諫貴諸侯相諫非禮也臣當受諡於君也釋名古者諸侯薨時天子論行以諡之唯王者無上故於南郊稱天以諫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諡其君子諡其父故諸侯之諡多不以實也

疏注卿大夫受諡於君周禮小喪賜諡注小喪卿大夫也白虎通卿大夫老歸死者有諡何諡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諡也

疏注唯天子稱天以諫之白虎通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諡之者何以爲人臣之義莫不欲褒稱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

崩臣下之南郊告諡之五經通義大臣吉服之南郊告
天還素服稱天而諡之曾子問注春秋公羊說以爲讀
誅制諡之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

疏注蓋以至是也白虎通士冠經曰死而諡之今也所
以臨葬而諡之何因衆會欲顯揚之也故春秋曰公之
喪至自乾侯昭公死於晉乾侯之地數月歸至急當未
有諡也春秋曰丁巳葬戊午日下景乃克葬明祖載而
有諡也又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恩也祖者始也始載於
庭也乘軸車辭祖禰故名爲祖載也禮曰祖於庭葬於
墓又曰適祖升自西階檀弓疏按旣夕禮啟殯之後輿
遷於祖重先奠從柩從升自西階正柩於兩楹間用夷

床鄭注云是時柩北首設奠於柩西此奠謂啟殯之奠也質明徹去啟奠乃設遷祖之奠於柩西自日側乃却下柩載於階間乘蜃車載訖降下遷祖之奠設於柩車西當前束時柩猶北首前束近北前束者謂棺於車束有前後故云前束乃飾柩設披屬引設去遷祖之奠遷柩向外而爲行始謂之祖也

春秋公羊禮疏卷二終

受業儀徵阮祐校

春秋公羊禮疏卷三

江都凌曙學

莊公

三月夫人孫于齊

元年

注禮練祭取法存君夫人當首祭事

疏喪服小記故期而祭禮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疏孝子之喪親應歲時之氣歲序改易隨時傷感故一期而爲練祭是孝子存親之心故云禮也

注禮飲不過三爵

疏玉藻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注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

以去矣異義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觶觶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爲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

夏單伯逆王姬

注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

疏白虎通三年一貢士者治道三年有成也諸侯所以貢士於天子者進賢勸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貪義也

治國之道本在得賢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故月令季春三月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有貢者復有聘者何以爲諸侯貢士庸才者貢其身盛德者貢其名及其幽隱諸侯所遺失天子之所昭故聘之也

傳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注諸侯與天子同姓者

疏白虎通王者嫁女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昏禮貴和不可相答爲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注禮同姓本有主嫁女之道必闕地於夫人之下羣公
子之上也時魯以將嫁女於讎國故築於外

疏詩殆及公子同歸正義曰莊元年公羊傳說築王姬
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白虎通春秋傳
曰築王姬館於外明不往京師也所以必更築館者尊
之不於路寢路寢本所以行政處非婦人之居也小寢
則嫌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故必改築於城郭之內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注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
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
所以勸善扶不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物

疏曲禮疏公羊說九賜之次與含文嘉不同一曰加服
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興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七
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異人之說故文有參差大
略同也按何休注與孔疏不同此公羊說當是章句家
言

注舉證明知追命死者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證不當
復加錫

疏五經異義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
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
刑耶春秋左氏譏其錫篡弑之君無譏錫死者之文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郕

注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

疏雜記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注奔父母喪也白虎通婦人不出竟弔者婦人無外事防淫佚也

五月葬桓王

三年

傳蓋改葬也注改更也改葬服輕不當月月者時無非常之變榮奢改葬爾

疏喪服改葬總注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也言改葬者明棺物毀敗故設之如葬時也其奠如大

歛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服總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必服總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總三月而除之

四年春王二月大夫姜氏饗齊侯于祝丘

注牛酒曰犒加飯羹曰饗

疏牛人軍事供其犒牛春人注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疏燕禮無食米食禮無飲酒若饗禮有飲酒有食米故云饗禮兼燕與食也淮南子高誘注酒肉曰餉牛羊曰犒

三月紀伯姬卒

注禮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總天子唯女之適二王後

者諸侯唯女之爲諸侯夫人者恩得申故卒之

疏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之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疏國君絕期以下今爲尊同故亦不降依嫁服大功檀弓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疏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檀弓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注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注以大歛而徙棺曰殯

疏釋名衣尸棺曰歛歛者斂也斂藏不復見也棺關也
關閉也於西壁下塗之曰殯殯賓也賓客遇之言稍遠
也

注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若存殷人殯於兩楹之間賓
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賓之也

疏白虎通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事有大小所
供者不等也故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
卿大夫三日而殯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
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何夏后氏教以忠忠者厚也曰
生吾親也死亦吾親也主人宜在阼階殷人教以敬曰

死者將去又不敢客也故置之兩楹之間賓主共夾而敬之周人教以文曰死者將去不可又得故賓客之也檀弓記曰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

冬公及齊人狩于郕

注禮父母之讎不同戴天兄弟之讎不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

疏白虎通子得爲父報讎者臣子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可奪也故曰父之讎不與共天下兄弟之讎不與共國朋友之讎不與同朝族人之讎不共隣故春秋傳曰子不復讎非子

甲午祠兵

八年

注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

疏宋忠世本蚩尤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漢書郊祀志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鄉齊之西竟也又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疊鼓應劭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祭之

注祠兵壯者在前難在前振旅壯者在後復長幼且衛後也

疏爾雅出爲治兵尙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注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尊老在前復常儀也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鄭遂及齊侯宋公盟

十九年

注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必
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妒
令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

疏儀禮疏古者嫁女必以姪娣從謂之媵者媵有二種
若諸侯有二媵外別有姪娣是以莊公十九年經書秋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鄭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
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
女弟也諸侯夫人自有姪娣并二媵各有姪娣則九女
是媵與姪娣別也若大夫士無二媵卽以姪娣爲媵
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注以外事不素制不預設故

云爾

疏聘禮辭無常孫而說注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必順且說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

注時魯有夫人喪忌省日不哭省日本以忌言事不以忌凶事故禮哭不避子卯日所以專孝子之思也

疏士喪禮朝夕哭不辟子卯注旣殯殯後朝夕及哀至乃哭不代哭也子卯桀紂亡日凶事不避吉事闕焉

冬公如齊納幣

注納幣卽納徵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是也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春秋質也

疏昏禮納徵元纁束帛儷皮注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用元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周禮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爲庭實皮鹿皮疏此納徵無雁者以有束帛爲贄故也是以孝經鉤命決云五禮用鴈是也按春秋左氏莊公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孔子制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指幣禮而言周文故以義言之徵成也納此則昏禮成故云徵也

注凡婚禮皆用鴈取其知時候唯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元纁取其順天地也儷皮者鹿皮所以重古也

疏白虎通禮曰女子十五許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

迎以鴈爲贄納徵用元纁故不用鴈也贄用鴈者取其隨時而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是隨陽之鳥妻從夫之義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相踰越也又昏禮贄不用死雉故用鴈也納徵元纁束帛儷皮元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大也儷皮者兩皮也以爲庭實庭實偶也

夏公如齊觀社

二十三年

注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也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

疏白虎通不謂之土何封土爲社故變名謂之社別於衆土也又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故月令仲春

之月擇元日命民社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援神契
曰仲春祈穀仲秋獲禾報社祭稷祭社稷以三牲何重
功故也尚書曰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玉制曰天
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秋丹桓宮楹

注楹柱也丹之者爲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傳言丹
桓宮者欲道天子諸侯各有制也禮天子斲而礪之加
密石焉諸侯斲而礪之不加密石大夫斲之士首本
疏尚書大傳天子之堂其楹天子斲其材而礪之加密
石焉大夫達稜士首本注礪礪之也密石礪之也禮器
疏禮緯含文嘉云士首本者士斲去木之首本令細與

尾頭相應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注妻事夫有四義雞鳴縫笄而朝君臣之禮也三年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可純以君臣之義責之

疏雞鳴傳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正義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何休注其言與列女傳亦同然則古之書傳有言夫人纚笄而朝君者又士昏禮注纚縮髮纚廣充幅長六尺笄今時簪傳言夫人纚笄而朝首服纚笄以朝君白虎通婦事夫有四禮焉雞初鳴咸盥

漱櫛縱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閫之內衽席之上朋友之道也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注段脩者脯也禮婦人見舅姑以棗栗爲贄見女姑以段脩爲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云乎辭也棗栗取其早自謹敬段脩取其斷斷自脩正

疏白虎通婦人之贄以棗栗段脩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衆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后夫人以棗栗段脩者凡內脩陰也又取其朝早起栗戰慄自正也段脩者脯也故春秋傳曰宗婦覲用

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段脩云乎曲禮疏脯始也脩治也棗早也栗肅也婦人有法始至修身早起肅敬也按昏禮婦見舅以棗栗見姑以脯脩

注大夫妻言宗婦者大夫爲宗子者也族所以有宗者爲調族理親疎令昭穆親疎各得其序也故始統世世繼重者爲大宗旁統者爲小宗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本也天子諸侯世以三牲養禮有代宗之義大夫不世不得專宗著言宗婦者重教化自本始也疏白虎通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

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爲小宗五世而遷者也故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爲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爲其子孫祖繼別者各自爲宗所謂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諸侯尊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奪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奪宗也喪服經曰大夫爲宗子不言諸侯爲宗子也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至元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爲親

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注禮兵敵則戰不敵則守君師少不如守且使臣下往疏孫武子云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注與敵勢力均停則設伏奇計以勝之彼衆我少則逃於險隘之處堅以待其隙擊之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注大水與日食同體者水亦土地所爲雲實出於地而施於上乃雨歸功於天猶臣歸美於君

疏春秋元命包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任交易變化含吐

應節故其立字土力於乙者爲地土無位而道在故太乙不興化人主不任部地出雲起雨以從天下勤動勞出於地功歸於天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二十七年

傳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

疏雜記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注謂卿大夫也同僚將爲亂已力不能討不與而已至於鄰國爲寇則當死之也春秋魯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傳曰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

冬杞伯姬來

注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

雖無事歲一歸寧

疏昏禮疏婦人謂嫁曰歸明無大故不反於家鄭志答趙商云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爲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夫人王后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淫亂故父母旣沒禁其歸寧大夫以下位卑畏威故許之耳

昔慶來逆叔姬

注禮大夫任重爲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損曠故竟內乃得親迎所以屈私赴公也

疏穀梁注董仲舒曰大夫無束脩之餽無諸侯之交越竟逆女紀罪之

三丈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注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所以防泄慢之漸也

疏郊特牲疏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禮緯文爾雅屏謂之樹注小牆當門中疏按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是屏之內門以外其間謂之寧諸侯未集天子佇立於此設屏以蔽內外也諸侯既集則出至屏外負屏而立荀子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白虎通所以設屏何所以自障也示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所照見近故內屏

注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
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爲也四方
而高曰臺

疏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臺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
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圃臺觀鳥獸魚鼈諸侯當
有時臺圃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
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
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圃
如壁壘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
者取其雍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
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

茅葦取其絜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墜之
靈沼謂之辟雍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
毛詩說靈臺不足以鑒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
稱臺曰靈臺稱囿曰靈囿稱沼曰靈沼謹按公羊傳左
氏說皆無明文說各無以正之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注旗軍幟名各有色與金鼓俱舉使士卒望而爲陳者
疏注旗軍幟名各有色禮含文嘉牙旗者將軍所建也
旗有九名日月爲常交龍爲旗通帛爲旃雜帛爲物熊
虎爲旗烏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旌析羽爲旌黃帝
出軍決日有所攻伐作五采牙幢青牙旗引住東方赤

牙旗引住南白牙旗引住西黑牙旗引住北黃牙旗引住中墨子守城之法木爲蒼旗火爲赤旂薪樵爲黃旂石爲白旂水爲黑旂陳氏禮書兵法行則持五旂溝坑揭黃衢路揭白水澗揭黑林木揭青野火揭赤

疏注與金鼓俱舉管子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住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旂旂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鵠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而駕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三十
二年

注有攻守之器曰械

疏淮南子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修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櫓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鬪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爲義於今爲笑古之所以爲榮者今之所以爲辱也古之所以爲治者今之所以爲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爲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兵甲而治強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注未踰年之君禮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示一年不二君也

疏通典五經異義公羊說云未踰年君有子則書葬立廟無子則不書葬恩無所錄也左氏說臣之奉君悉心盡恩不得緣君父有子則爲立廟無子則廢也或議曰許君按禮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君無子而不爲立廟是背義棄禮罪之大者也駁曰未踰年君者魯子般子惡是也皆不稱公書卒不論不成於君也廟者當序於昭穆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爲壇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尙皆不廟祭而祭於陵云罪之重者此何

故不罪殤者十九向下未踰年之君未必未冠引殤欲以何明也

閔公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二年

注都未可以吉祭

疏廣雅都凡也小宗伯疏若喪中對二十八月復平常爲吉祭則禋祭以前皆爲喪祭也宋書禮志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二月戊子有司奏依舊今元年十月是殷祠之月領曹郎范泰參議依永初三年例須再周之外殷祭尋祭再周來二年三月若以四月殷則猶在禋內下禮官議正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按禮三年喪畢然後

祫於太祖又云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紼行事且不禪卽祭見譏春秋求之古禮喪服未終固無禫享之義自漢文以來一從權制宗廟朝聘莫不皆吉雖祥禫空存無縵縞之變蒸嘗薦祀不異平日殷祀禮旣弗殊豈獨以心憂爲礙太學博士徐宏議三年之喪雖從權制再祥周變猶服縵素未爲純吉無容以祭謂來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則允太常丞臣朱膺之議虞禮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二十七月旣禫祭當四時之祭日則未以其妃配哀未忘也推此而言未禫不得祭也又春秋閔公二年吉禘於莊公鄭元云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禫云

又不禫明禫內不得禫也按王肅等言於魏朝云今權
宜存古禮俟畢三年舊說三年喪畢遇禫則禫遇祫則
祫鄭元云禫以孟夏祫以孟秋今相承用如宏之所上
公羊之文如爲有疑亦以魯閔設服因言喪之紀制耳
何必全許素冠可吉禫縱公羊異說官以禮爲正亦求
量宜卽中周景遠參議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傅亮議
權制卽吉御世宜用宗廟大禮宜依古典則是皇宋開
代成準謂博士徐宏大常丞朱膺之議用來年十月殷
祠爲允詔可

注禮禫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禫則
禫遭祫則祫

疏舊唐書禮志以爲三年一閏天道小備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也此則五年再殷通計其數一祫一禘迭相乘矣韋縉奏曰禮有禘祫俱稱殷祭二法更用鱗次相乘或云五年再殷一禘一祫或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法天象閏大趣皆同皆以太廟禘祫計年有差請以今年夏禘便爲殷祭之源自此以後禘祫相代五年再殷周而復始

傳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注時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所以必二十五者取期再期恩倍漸三年也孔子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

疏白虎通三年之喪何以二十五月以爲古民質痛於死者不封不樹喪期無數亡之則除後代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爲之制以期斷之父至尊母至親故爲加隆以盡孝子之恩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期二十五月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故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也

注禮士虞記日期而小祥曰薦此祥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

疏檀弓疏其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爲禫二十六月作樂所以然者以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徒月樂又與上文魯人朝祥而莫歌孔子云踰

月則其善是皆祥之後月作樂也又間傳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也與尙書文王中身享國謂身之中間同又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是僖公之喪至此二十六月左氏云納幣禮也故王肅以二十五月禫除喪畢而鄭康成則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樂復平常鄭必以爲二十七月禫者以雜記云父在爲母爲妻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爲母爲妻尙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爲母屈而不伸故延禫月其爲妻當亦不申祥禫異月乎若以中月爲禫爲月之中間應云月中而禫何以言中月乎按喪服小記云

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爲間謂間隔一年故以中月爲間隔一月也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徒月樂是也謂大祥者縞冠是月禫謂是此禫月而禫二者各自爲義事不相干故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繼亦云是月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者鄭箴膏盲僖公母成風主婚得權時之禮若公羊猶譏其喪娶其魯人朝祥而莫歌及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并此獻子禫縣之屬皆据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月也卽此文是月禫徒月樂是也其朝祥莫歌非正樂歌是樂之細

別亦得稱樂故鄭云笑其爲樂速也其三年間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除哀去杖其餘哀未盡故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如王肅此難則爲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明小記所云據喪之大斷也又肅以月中而禫按曲禮喪事先遠日則大祥當在下旬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月中而禫又禫後何以容吉祭故鄭云二十六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故鄭依而用焉鄭以二十八月樂作喪大記何以云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似禫後許作樂者

大記所謂禪後方將作樂釋其內無哭者之意非謂卽作樂大記又云禪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間傳何以云大祥居復寢間傳所云者去墜室復殯官之寢大記云禪而後御謂禪後得御婦人必待吉祭然後復寢其吉祭者是禪月值四時而吉祭外而爲之其祝辭猶不稱以某妃配故士虞禮云吉祭猶未配

春秋公羊禮疏卷三終

受業儀徵阮新校